

從記憶機構化談文化資產保存

陳儀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博士生

摘要

近年來，文化資產保存受到重視，不論是對有形文化資產的認定及維護，或是對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傳承，各國文化行政組織皆不遺餘力。而文化資產的定義論述，也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內容規範下風起雲湧。文化資產本為人類集體記憶的載具，然而其意義與價值卻在機構的權力運作中不斷變動著。本文即以回顧記憶的機構建置為開端，藉由探討其中的知識產製過程、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相互依存與辯證關係，進而指出歷史記憶與文化資產的重要性，就在於再現與重製它們時所能帶出的當代詮釋。

關鍵字：記憶機構、知識產製、文化資產保存、再現、重製



From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emory to the Safeguar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Chen, I-Fen

ABSTRACT

The safeguar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 matter of concern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worldwide in recent years. Cultural administrations endeavor to settle issues like listing, maintenance, preserving and practicing for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s. The discourse of cultural heritage raged after UNESCO's declaration of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had been altered consequently, despite it was, in fact and originally, the vehicle of human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memory institutions,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subjects, so as to reveal that the very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lies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m by reprod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memory institu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safeguarding cultural heritage, representation, reproduction



一、記憶的機構化

記憶研究在二十世紀興起，學者多以「記憶潮」(memory boom)現象稱之(Huyssen, 2012: 15; Terdiman, 1993)，或是以「記憶產業」(memory industry)看待(Klein, 2000)，更有記憶浪體(memory wave)的說法(Kansteiner, 2002)。然而，這些或多或少都牽涉了對記憶可能消失的危機意識，或是對記憶正確性的質疑。Silke Arnold-de-Simine (2013)於《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指出，直至二十世紀初期，對於記憶的看法仍是偏向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思維，普遍相信能「非自主閃現的記憶」(involuntary memory)才是「真實」的記憶，而類似的看法也可以在深層記憶與創傷經驗研究中找到，因太痛苦而無法回憶的心理防衛機制(defensive mechanism)(Faye, 2001: 526)。Elizabeth Stainforth (2016: 324)在討論歐洲數位圖書館的構建過程當中發現，歐洲學術界所進行的記憶研究多與認同議題相關，尤其是透過文化資產的論述而重建歐洲之為共同體的認同。現代神經生理學家也告訴我們，記憶並非單純只是重新搜尋資訊的再現，更包含了藉由「重新想像」的功能來運作。情節式的記憶與個人經驗、感情連結就有關連，而語義式(semantic)的記憶則有較多的知識建構需求(Arnold-de-Simine, 2013: 15)。也就是說，回憶本身就牽涉許多「選擇」與「重組」的過程，終於也會充滿了壓抑、錯置與扭曲。然而，研究並思索回憶成相的原因，不僅是辨其真偽，更在於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對過往經歷的反省與啟發。

對於回憶著墨甚多的Walter Benjamin，論及Marcel Proust時也曾採用「主動式記憶」(voluntary memory)以及「非自主閃現記憶」(involuntary memory)的分類，並指出在《追憶似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Proust的步驟不是去反省過往，而僅是將過去帶到現實中(Not reflection but making things present is Proust's procedure.)」(McCole, 1993: 253, 263)。Benjamin所主張的觀點也如同他在〈柏林紀事〉(A Berlin Chronicle)所述，要將回憶實踐成一種「反省」的過程，而不是單純地「將過去帶到現實中」。Esther Leslie曾提到Walter Benjamin對於記憶研究的貢獻，尤其是對於不斷追憶(remembering)、反省(reflection)所能帶出的救贖與詮釋力量值得重視(Leslie,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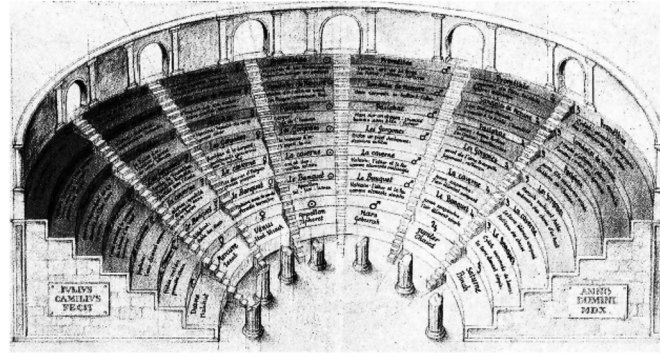


或甚有創傷研究援引演化論，認為記憶會在大腦留下痕跡而傳承下一代（Bennett, 2004; Caruth, 2016）。如同個人記憶的遺失、斷裂，回憶的選擇與重組，歷史書寫與集體記憶之間也必然發生斷裂（Halbwachs, 1992）。歷史是由一連串散落、毀損，甚至已經亡佚的記憶所組成（Terdiman, 1993）。也正如Pierre Nora所指出，那些散存在於習俗、祭典與傳統社會中的記憶，在現代社會中已然褪去，失去其原始、真實的氛圍。現代社會「記憶所繫之處」（places of memory）則是以資料庫式、快速存取的物質化方式進行（Nora, 1989: 7）。縱使，具神聖與原初意義的集體記憶是否存在仍待商榷，而記憶是否真僅／緊緊於物件、地點亦眾說紛紜（Adorno, 1981）。對於「記憶機構」（memory institutions）存在的肯定卻是學界不爭的事實，如博物館、圖書館與資料庫等，甚或是廣義的「知識組織」（knowledge organizations），都曾經建構知識、書寫歷史，也正在我們的社會中透過不同的媒介模式選擇、重組以保存人類記憶碎片（Dupont, 2007:13; Trant, 2009: 369; Given and McTavish 2010; Macnaught 2008）。從捷克博物館學家Zbynek Z. Stransky的著作*The Ontology of Memory and Museum*當中，我們可以找到記憶與博物館之間更緊密的論述連結。他認為記憶是流動的而非固定，記憶具有成長生命的本質，而此概念暗示了記憶並不全然屬於過去，它與現下息息相關。記憶不但可能被遺忘、被抹煞、被改寫、被召喚，更可以被重新詮釋。而這樣的記憶論述，正體現了博物館之為記憶機構的深層使命（Stransky, 1997: 269-272）。

為了避免遺忘，在沒有印刷輔助的時代，古典記憶術時常使用空間與建築的隱喻來當作記憶的暗示捷徑，用以儲存影像及地點的相關資料（Yates, 2013）。例如Giulio Camillo以 *L'idea del Teatro* 來構思宇宙萬物及其次序，以分類及陳列展示的方法來承繼希臘羅馬時期的記憶術傳統。¹同時運用視覺與空間的技巧，記憶機構的建築在結構上也必須配合次序的邏輯（如圖一）。這個觀念（idea）與具體形象（image）的結合模式，正是各類記憶機構（博物館、圖書館、資料庫等）的基本運作方法。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ulio_Camillo





圖一：L'idea del Teatro

(資料來源：<http://socks-studio.com/2019/03/03/spatializing-knowledge-giulio-camillos-theatre-of-memory-1519-1544/>)

博物館也會利用本身的建築或是具有紀念性、象徵意義的公共建物，來重新建構記憶。常被提及的有為了紀念、想像古代學術的新亞歷山大圖書館；用以紀錄帝王個人生平的哈德良別墅，或是戰後各國的反納粹紀念館等。在臺灣，原址為「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的「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以及人權紀念碑，即是以原看守所建築來乘載白色恐怖的迫害與囚禁記憶（圖二），而紀念碑的意象，白鴿與受害者列名則指向了自由渴望與無辜死亡的象徵意義（圖三）。



圖二：仁愛樓內部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圖二：仁愛樓內部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圖三：人權紀念碑與受難者紀念碑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園區中另有以法庭空間及圖文呈現，將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標示為臺灣民主發展中重要的里程碑（圖四）。不論是空間安排、物件的展列或是導覽說明，一切都體現了國家級機構如何詮釋白色恐怖並構建集體記憶。

若從字源上來理解博物館，可以找到記憶（memory）、提示（reminder）與啟發（inspiration）三大要素。從希臘古典時期的繆思神殿、羅馬時期展示自然事物的系統花園，到所有知識的連結場所。在各類型博物館中所發生的分類、收藏與研究的行為，奠定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啟蒙時代學科發展的基礎（Findlen, 1989）。而這些發生在廣義知識組織、記憶機構內的系統與次序，「是一個由分類與模組型態所混合



圖四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而成的巨大結構，可隨其所需不斷擴張、收集、包含最新多元的型態再度融入結構中」(Findlen, 1989: 160)。

當然，博物館的定義學者間也互有異同 (Alexander, Alexander, and Decker, 2017; Findlen, 1989; Ginsburch and Mairesse, 1997; Weil, 2014)，而博物館的角色也如同 Kenneth Hudson 在〈拒絕靜止的博物館〉(The Museum Refuses to Stand Still) 所言，因著當代脈絡不斷變動著 (Hudson, 1998)。以歐美而言，博物館在功能面上，曾以私人收藏、保存與炫耀展示的過程出現，但也一直與古物學和考古學物件的保存息息相關 (Pearce, 2013; Swain, 2007)。在組織概念上，經歷了從私人擁有、公共捐贈成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的過程 (Hall, 2002)。Hudson (1998: 43) 指出，新一代



的博物館是為「服務大眾而存在的」，以前的博物館則無此義務，過去博物館的主要負責的任務是「藏品」而不是「參觀群眾」。但這所謂「服務大眾」，雖是以公共為考量，謀社會福祉為名，卻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知識份子，透過博物館組織運作，以上對下、階級分明的「教育」手段（Hudson, 1998）。例如創立「三代法」（three-age system）的丹麥歷史學家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也為實踐其教育理念，曾親自導覽丹麥國家博物館。希望丹麥民眾能透過對歷史過往的認識，重建民族自信（Hudson, 1987）。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學者George Brown Goode曾說博物館是具備未來展望與「啟蒙動能」（agencies of enlightenment）的機構（Goode, 1891: 445）。令人難忘的當然還有英國Lord Elgin，認為帕特農神殿的大理石，可以提昇「品味」的看法（St Clair, 1998）。顯然，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不論是針對文明品味的培養、國族認同、科學發展及帝國展示的物件收藏與說明，以博物館的功用來說，知識的傳播與教育仍是學者們共同看法（Goode, 1891; Hooper-Greenhill, 1992; Hooper-Greenhill, 1999）。美國博物館聯盟在一九九二年的報告中，也再度肯定這樣的主張（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1992）。

從珍奇、古物到藝術品的收藏與展示，從航海殖民時期的獵奇到國威宣示，我們可以發現博物館之為教育場域，必須將歷史的紀錄以及考古物件檔案化，並加以詮釋以當作教材的事實。藉由斷代、文化叢（cultural complex）的辨識，或是二十世紀開始的科學編年技術（如碳測法等），甚至是建立非單一解釋的後過程文化研究法，都在繼續累積、產製著知識（Barker, 2010）。

在追溯國族主義與考古學關聯的研究中，Margarita Díaz-Andreu（2001: 429）詳細探討了考古學的「政治角色」（the political role of Archaeology），她明確指出，就算是在考古技術上的科學進展也都無法與當代社會政治的框架脈絡脫鉤（Díaz-Andreu, 2001）。知識，來自於過往的經驗累積，研究古物、古籍而建立的知識論述，在中世紀末與文藝復興初期，就是菁英份子用以展現地位、權力的方法（Rosenberg, 1990）。十五、十六世紀之後的歐洲國家，若曾以尊古典（希臘羅馬）為名，行反教會之實，便可能是利用了考古學或古物學者蒐集到的資料來當作政治鬥



爭工具 (Díaz-Andreu, 2001: 430)。前面所提到的丹麥國家博物館，以再現卡馬爾聯盟的輝煌，意圖重建民族自信與認同；第三帝國的祖國博物館與之後的民族主義和純粹獨裁，恐怕難脫干係。

教育是啟蒙的開始，啟蒙是為了實用的公民與國家利益，十八世紀的考古學的學術化與機構化，自始於斯。而因著教育與知識傳播，革命時代緊接而來。美國、墨西哥、荷蘭及法國，中產階級找到可利用的知識與邏輯，推翻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君權神授、貴族統治 (Díaz-Andreu, 2001: 431)。英國歷史學家Hobsbawm (2000) 曾呼籲史學界，應對人類歷史中的創制傳統 (invented tradition) 文化現象做跨領域研究。他指出：「所有被創制的傳統，皆盡可能地利用歷史來進行合理化與凝聚共識……成為了鬥爭的具體象徵」。另外，「歷史對民族、國家與改革運動而言，是構成意識形態與知識的部分基礎。歷史並非真正地被保存在共有的記憶當中，而是透過選擇、書寫、圖像化、大眾化以及機構化來進行」 (Hobsbawm, 2000: 12-13)。研究被創制傳統的重要性在於：藉此，史學家才能辨識出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習以為常的事物，進一步發現其中所隱含的問題，那個充滿權力論述鬥爭的歷史再現問題。而Hobsbawm針對跨領域研究的提醒，正可讓我們反思那透過了保存、展示物件，以研究論述與教育手段，記憶機構與知識組織如何掌握了對於物質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詮釋權以及歷史書寫，記憶機構又如何扮演了知識產製的重要角色。

近年來，博物館本身與博物館學的發展，跨領域的路徑早已形成，其中包含了傳播研究、教育理論、殖民反思、藝術社會學以及文化消費等等 (Barringer & Flynn, 1998; Hein, 2002; Hooper-Greenhill, 2013; Stevenson, 2005)。臺灣學者也在展示研究方面，呈現了精彩的跨域研究。如王志弘與沈孟穎在〈誰的「福爾摩沙」？展示政治、國族工程與象徵經濟中〉一文中，對於故宮博物院如何在本土化的氛圍與臺灣主體認同興起的脈絡中，透過展示技巧，建構了文化消費論述、掌握歷史詮釋與文化治理權 (王志弘 & 沈孟穎, 2006)。方方面面地，博物館之為記憶保存與知識學科化的重要場域，它的定義、功能，尤其是目的，一直都是一個關於「機構」與「權力」的議題 (Bennett, 2013)



二、文化資產論述與保存

Michel Foucault在知識考古、機構運作、文明規訓與權力論述等方面的探討也都觸及到類似的議題 (Foucault, 1990; Foucault, 2012; Foucault, 2013)。關於國族或是集體記憶之為歷史知識的形塑、保存與紀錄，近年在文化資產與博物館的研究當中，更可見以Foucault論述理論為基礎的分析。Laurajane Smith (2006: 13) 在《Uses of Heritage》一書當中，特別在第一章〈The Discourse of Heritage〉就點出「遺產的論述建構本身就是遺產的文化和社會過程的一部分」。同時，遺產並非單純只是與過去相關的物質存在。在文化的變遷中，遺產是充滿生命力的存在與行動的，其中更牽涉到文化如何被再現、被論述，以便關聯起其他像是認同與權力等議題 (Smith, 2006: 82-83)。論及國族議題時，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國族是一個被想像出來的政治社群，本質上有其侷限的統治主權」，不僅如此，「各個社群不是以其真偽來區隔，而是以它們如何被想像的方式來辨識」 (Anderson, 2006: 6)。在Ernest Gellner眼中，「國族主義並不是國族本身自我意識的甦醒，而是去發明創制一個從未在那裡存在的國族」 (Gellner, 1964: 169)。於是，我們似乎從這裡找到了跟先前對記憶與歷史的討論呼應——「重新想像的記憶」再現或是歷史書寫與「創制的傳統」。更重要的是，與國族認同、社群主體息息相關的文化資產概念也就在其中。

文化資產是依照現代需求，一場針對過往的再製儀式 (Lowenthal, 1998: x)，其價值則取決於在特定的時空中，人們將它連結到物件、地點與習俗上的方式。文化資產與選擇、權力與政治相關；也是地方、國族與國際利益的議題。就連在網路時代的Europeana之為記憶機構，也企圖重複、召喚共有的歷史與文化以團結歐盟，以新媒體操作集體記憶。從Europeana的成立與發展過程，甚至在網頁語言的選擇上，我們都可從中觀察到歐盟各國的權力位階分佈 (Stainforth, 2016)。正如同Hyung Yu Park (2013) 所言：「過往可以被刻意地選擇、變更並重新挪用來配合政治目的與意識形態框架，藉此建立起現代的文化資產」 (Park, 2013: 78)。對於恆真不變、價值永恆的文化遺產看法，對記憶再現與歷史紀錄的質疑，學者們也紛紛提出批判，直指其中的霸權與狹隘 (Park, 2013; Smith, 2006; Waterton, 2009)。



記憶透過「選擇、書寫、圖像化、大眾化以及機構化」而成歷史，或成為文化遺產。這一切不但是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表現，更是知識產製的過程，而博物館（或類博物館等記憶機構）一直都是知識產製的重要所在之一（Hooper-Greenhill, 1992）。如果不可避免地，過往的「真相」必須是透過「選擇」而被重新「書寫」的，這個無法再現真相的景況也一直存在於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傳承中，那麼，所有個別事例（individual instance）也必定牽涉當代時空脈絡（context）中的權力論述（discourse of power）的運作，對於這個權力論述的理解與關懷，正是記憶、歷史研究與文化資產學者們共同的主張，而去注意這個永不停歇的學科機構化與知識產製，也是本文的看法。

針對人為破壞與年久失修的文化遺產保存，以及特殊自然景觀維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遲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才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為保存人類集體記憶、歷史文化與自然生態，立意良美。一九九二年開始進行的「世界記憶計畫」，以保存世界文獻遺產為目標，藉由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的建立，提高文獻利用的普及率以及大眾對其重要性的認知。另外，以保護具有文化、歷史或考古價值的人類生存遺跡為宗旨的《聯合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則是在二〇〇一年生效。緊接著，UNESCO在二〇〇三年訂定《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C），將遺產的認定概念與提報重點，由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定義轉向了全球論述，並納入社區意識與民俗生活內容。²然而，UNESCO的公約畢竟是機構論述，其中仍然牽涉許多國際權利／力糾葛。申請成為遺產保護的過程，必須對於公約條文與成功案例深入了解，在本國與國際上的操作，都是權力論述的策略運用。Natsuko Akagawa以日本和食申遺為案例，結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的議題，檢視日本政府面對ICHC之操作、提名的過程與動機。她也討論了日本和食申遺成功對日本國內的認同促進以

2 內容詳見官網，<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上網日期：2018年12月28日。



及對外的國際競爭，確有其影響 (Akagawa, 2018a)。

Akagawa指出，在申請策略上，日本顯然參考了已成功的法國飲食提案修辭，強調地方、庶民與傳統記憶連結的論述。暗示一種後殖民回視的權力論述策略運用，映照出歐洲中心典範移轉的現象，更有國際遺產政治及國家護衛機制之間的辯證關係。而日本和食的申遺成功所帶來的榮耀感，對內展現了以文化財溝通、宣傳並緊密了社群關係的效果。對外則即時解決了核災之後，日本食物可能遭放射污染的疑慮，更帶領食物觀光的風潮與刺激消費。「食物外交」成為另一個日本政府在文化推廣上的重要選項，是一種軟實力的彰顯，也超越了「公約」(beyond “Convention”) 那簡單的保護遺產概念與界線 (Akagawa, 2018a)。本文在這裡更要指出，飲食文化遺產在國際政治與東西方文化的權力鬥爭層次上，亦是超越了「傳統」(beyond “convention”) 本身。那看似單純、需要被保護的遺產(不變動意義)，反而在經歷機構化(符合認定)的過程中，產生溢出官方(本國與國際)的法規框架的能量。那與之抗衡、互動的辯證關係，在新的脈絡下產生新的意義，漸漸地成為一種可被利用、消費的「現代資產」。於是，從再現的角度看去，文化資產保護議題，並不單純是記憶的重複，而是如Walter Benjamin所主張的追憶與反省的具體實踐，可以體現的正是對機構權威的觀察與詮釋批判。

若論及記憶與歷史的資產化，莫過於世界遺產與觀光結合的經濟效益。位列世界遺產雖然幾乎就是觀光價值的保證，但對於遺產景觀地點的維持、文化傳承與當地社群的連結，甚至是旅遊業本身的規劃，學者早已提出質疑 (Nuryanti, 1996)。Elena Paskaleva以帖木兒陵寢之為世界遺產為例，舉證烏茲別克政府如何從重建國族自信到促進觀光收益的意圖，實際操弄歷史詮釋並造成遺址景觀樣貌的破壞 (Paskaleva, 2015)。另外，在文化遺址旅遊管理方面的研究，有學者針對遺產真實性與完整程度的探討，期能對遺產旅遊管理有更好的推廣效果 (Wang, Huang, and Kim, 2015)。亦有以參與傳統儀式舉辦、演出為案例，問卷調查參訪者與觀光客對於真實性認知之為文化遺產旅遊核心的看法 (Chhabra, Healy, and Sills, 2003)。當然，也有學者指出，觀光的價值或成效並非僅繫於文化遺產的真實與否，而是與參觀者的特質和其參訪的行為



模式相關，尤其是參觀者自身經驗與文化遺產的連結（Poria, Butler, and Airey, 2003）。

於是我們可以觀察到，遺址保存與觀光之間，也會出現矛盾拉扯。在烏茲別克的例子中，有著為促進觀光而破壞的原始城市居住景觀，使遺址喪失真實性的慘痛教訓（Paskaleva, 2015）；另在吳哥窟遺址（Wang, Huang, and Kim, 2015）、北卡羅來納州「蘇格蘭高地運動會」的研究中（Chhabra, Healy, and Sills, 2003），我們嗅到了以促銷旅遊為前提的商業管理與操弄意味。文化遺產之為觀光資產，從如何爭取被認定保存，再到觀光的規劃與促銷，遺產的不同層面的價值建構已成為重點。

遺產論述可能已經漸漸成為一種沒有內容的包裝，從本地居民與外來者（觀光客或學者）在文化遺產的認知歧義便可明白——國族的神聖起源或是記憶所繫之處，非常可能只是居民每天路過的石堆廢墟而已。以文化遺址保護與文物保存來傳承人類記憶的初衷，可能因著國家機器的介入與促進觀光的經濟考量，模糊了集體記憶也失去了原有應傳承的意義，但也可能同時成為其他意義的載具，出現重新詮釋與反省的契機。

三、文化資產保存的期待、展望與實踐

在〈Valéry Proust Museum〉一文當中，Adorno（1981）為討論博物館存廢，整理紀錄了Paul Valéry如何批判博物館的陳列以及將美與知性的抽象性自藝術品剝離的行徑。空間脈絡（尤指建築）與藏品的連結是Valéry最重視的（Adorno, 1981: 177）。「當下」（here and now）與「即刻」（immediacy of life）是藝術品絕不能離開的原初生命（Adorno, 1981: 180）。相反地，Marcel Proust卻在博物館中找到留存物件精神本質的可能（Adorno, 1981: 179），強調「作品意圖」（living intention of the work）的消亡，反而會因為觀看者的記憶帶來作品重生與來世（afterlife）的可能（Adorno, 1981: 181-182）。Valéry與Proust看似各執兩端，我們卻可以在其中發現一



個對藝術物件或藏品具有「原初生命（或稱意圖）」的共同肯定。這種形而上精神式的強調，對比出現代文化資產定義裡，在物質面與真實性的過度追求。Valéry與Proust的看法，就像是博物館的前世與今生，而其意義的轉變，一方面可以是線性時間的，如同二十一世紀博物館的內外景觀變動，從命名到遷移都是。透過重新命名、合併或重組，在歐洲各國出現的「新歷史博物館」、「移民博物館」與「世界博物館」等機構配置，不但消融了原有的文化多樣性，也賦予「歐洲性」的新意義，進一步塑造了當代的歐洲主體認同（Macdonald, 2016）。另一方面，對展品詮釋的變動，也可以是即時並列的，正如荷蘭熱帶博物館所作的嘗試。

王舒俐曾撰文說明荷蘭熱帶博物館如何透過後殖民觀點與去殖民化手段重新展示收藏品：

這個計畫重新檢視殖民主義觀點的文字敘述與博物館實踐，透過另類的敘事與紀錄，呈現殖民主義與博物館與物件的歷史。過去兩百年來的博物館展示，企圖掩飾殖民帝國的暴力、奴隸、大屠殺、合法化殖民者的科學成就、光榮事蹟、忽略反抗殖民的歷史，從而質疑博物館敘事觀點的客觀性與中立性（王舒俐，2017：3）。

王舒俐在這裡的另類敘事與紀錄指的是將不同於專家書寫的、由少數族裔青少年各自撰寫的展品介紹，用不同顏色的展板，將之並置於舊有的常設廳解說旁，呈現出對於物件記憶與歷史的另一番看法。讓我們在面對「大」歷史的敘事時，雖不可否認它的既存事實與壓迫，但也不必讓它在似水年華中繼續毫無改變地、不斷轉世到來生。這樣允許並鼓勵「小」歷史的發生／聲，書寫成另一齣文化資產的傳承劇本，才能讓大、小歷史對起話來，重新建構起過去與今生、集體與個人的連結。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因申請排灣族祖靈柱登錄國寶，而產生是否返還藏品回到部落的討論。原住民「祖靈」的觀念，卻使得在文物返還的世界潮流與議題上展現出一種「不依於原物、不限於原處」的另類思維。與先前所提，Valéry所重視的建築空間脈



絡、「當下」與「即刻」(immediacy of life)的美學存有大異其趣(Adorno, 1981: 180)。在二〇一五年與二〇一六年，臺大分別與排灣族的佳平社及望嘉部落，遵古禮舉辦國寶結婚與國寶結拜的儀式，讓文物續留博物館內。值得一提的是，望嘉部落將複製的雙面石刻祖靈柱迎回部落，因而讓從日治時期以來被禁止的五年祭重新開始。過程中，以祖靈托夢為開端的傳統文化語彙不但與國家政治修辭及文化治理權進行對話，更藉由「原民性」與「在地性」的論述重新凝聚社群、進行了國家與機構力量的再脈絡化，使得文化遺產及博物館場域成為後殖民時代身分認同與文化抵抗策略的實踐(郭玉敏，2019)。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不同族群對文物的源頭與原真性認知，在抽象與物質層面皆有其價值判準上的差異，而這差異又時時影響著文化價值的動態變化與再現。這樣的「動態」價值在印尼的蠟染工藝復振中，似乎也可見到。如同Akagawa (2018b: 150) 針對蠟染仿冒而收集到的訪談：

真正的蠟染是昂貴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負擔得起，人們購買已經不是印尼製造的產品很長一段時間了，但我認為沒什麼不好的，只是需要確保他們認識真正的蠟染。(Akagawa, 2018b: 150)。

也就是說，文化傳承的方式，不應只是將傳統視為一個固態的戀物對象，而是要在不斷重複與實踐的類儀式過程中，接受偏離、融合和重組的各種可能，繼而維持、活化傳統的生命與流動。這也再次呼應了Findlen對記憶機構的描述：這些發生在廣義知識組織、記憶機構內的系統與次序，「是一個由分類與模組型態所混合而成的巨大結構，可隨其所需不斷擴張、收集、包含最新多元的型態再度融入結構中」(Findlen, 1989: 160)。

不論在記憶、歷史與文化資產的研究與實例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物質真實性的追求、保存與抽象意義的開展都有其重要性。透過記憶機構化的討論，讓我們看到物質或非物質文化傳統的保存，常常是互為辯證的依存關係。歷史記憶的真相和源頭，



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性，其實在於重製與再現過程中的當代詮釋。而這個不斷追憶、反省並重新詮釋歷史的過程也正是我們對文化資產保存應有的期待、展望和實踐。

參考文獻

一、中文

王志弘、沈孟穎

2006 〈誰的“福爾摩沙”？展示政治、國族工程與象徵經濟〉。《東吳社會學報》，20:1-58。

王舒俐

2017 〈當代人類學博物館的挑戰與議題—以荷蘭熱帶博物館的去殖民計劃為例〉。《博物館簡訊》，79：2-5。

郭玉敏

2019 〈儀式、記憶與政治行動：排灣望嘉文化遺產化的協商與認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二、外文

Adorno, Theodor W.

1981 Valéry Proust Museum. In *Prisms*, pp. 173-18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kagawa, Natsuko

2018a National Identity, Culinary Heritage and UNESCO: Japanese Washoku. 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Heritag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Natsuko Akagawa and Laurajane Smith, eds, pp. 200-21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kagawa, Natsuko

2018b Batik as a Creative Industry: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Use of Intangible Heritage. 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Heritag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Natsuko Akagawa and Laurajane Smith, eds, pp. 135-15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lexander, Edward P, Mary Alexander, and Juilee Decker

2017 *Museums in Mo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Museum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92 Task Force on Museum Education, 1992. *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9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ooks.

Arnold-de-Simine, Silke

2013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arker, Alex W.

2010 *Exhibiting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9: 293-308.

Barringer, Tim, and Tom Flynn

2012 *Colonialism and the Object: Empire,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Museu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ennett, Tony

2004 *Pasts Beyond Memory: Evolution, Museums, 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ennett, Tony

2013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aruth, Cathy

201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hhabra, Deepak, Robert Healy, and Erin Sills

2003 *Staged Authenticity and Heritage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0(3): 702-719.

Díaz-Andreu, Margarita

2001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7(4): 429-440.

Dupont, Christian

2007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secting Missions, Converging Futures?* *RBM: A Journal of Rare Books, Manuscrip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8(1):13-19.

Faye, Esther

2001 *Missing the "Real" Trace of Trauma: How the Second Generation Remember the Holocaust*. *American Imago*, 58(2): 525-544.

Findlen, Paula

1989 *The Museum: Its Classical Etymology and Renaissance Genea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1(1): 59-78.

Foucault, Michel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ichel

2012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ichel

2013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Gellner, Ernest

1964 *Thought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nsburch, Victor, and François Mairesse

1997 *Defining a Museum: Suggestions for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6(1): 15-33.

Given, Lisa M, and Lianne McTavish

2010 *What's Old Is New Again: The Reconvergence of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Library Quarterly*, 80(1):7-32.

Goode, George Brown



- 1891 The Museums of the Futur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ll, Peter Dobkin**
2002 "Invent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and Other Essays on Philanthropy, Voluntarism,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ein, George E**
2002 Learning in the Museu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obsbawm, Eric**
2000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pp. 1-14.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oper-Greenhill, Eilean**
1992 Museum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ilean**
1999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Museum: Psychology Press.
- Hooper-Greenhill, Eilean**
2013 Museum, Media, Mess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udson, Kenneth**
1987 Museums of Influence. Pioneers of the Last 200 Yea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dson, Kenneth**
1998 The Museum Refuses to Stand Still. *Museum International*, 50(1): 43-50.
- Huyssen, Andreas**
2012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ansteiner, Wolf**
2002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2): 179-197.
- Kawlra, Aarti**
2016 Recipes for Re-enchantment: Natural Dyes and Dyeing. *Marg: A Magazine of Arts*, 67(4): 78-87.
- Klein, Kerwin Lee**
2000 On the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 (69): 127-150.
- Leslie, Esther**
2010 Siegfried Kracauer and Walter Benjamin: Memory from Weimar to Hitler. In *Memory: Histories, Theories, Debates*. Susannah Radstone and Bill Schwarz, eds, pp. 123-135.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Lowenthal, David**
1998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donald, Sharon**
2016 New Constellations of Difference in Europe's 21st-Century Museumscape. *Museum Anthropology*, 39(1): 4-19.
- Macnaught, B.**
2008 Podcast of Seminar Given at Powerful Places Conference [Online]. Tamworth: Museums & Galleries NSW.



McCole, John

1993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ntinomies of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ora, Pierre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Nuryanti, Wiendu

1996 Heritage and Postmoder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2): 249-260.

Park, Hyung Yu

2013 Heritage Tour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askaleva, Elena

2015 Ideology in Brick and Tile: Timurid Architecture of the 21st Century. *Central Asian Survey*, 34(4): 418-439.

Pearce, Susan

2013 On Colle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llect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oria, Yaniv, Richard Butler, and David Airey

2003 The Core of Heritage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0(1): 238-254.

Rosenberg, Charles M.

1990 Art and Politic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Italy, 1250-1500.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Smith, Laurajane

2006 Uses of Heritage. Abingdon, UK: Routledge.

St Clair, William

1998 Lord Elgin and the Marb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inforth, Elizabeth

2016 From Museum to Memory Institution: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Culture Online. *Museum and Society*, 14(2): 323-337.

Stevenson, Moira.

2005 From Cultural Institution to Cultural Consumer Experience: Manchester Art Gallery Expansion Project. In *Reshaping Museum Space*. S. Macleod ed., pp. 79-91. New York: Routledge.

Stransky, Zbynek Z.

1997 The Ontology of Memory and Museology. *ICOFOM Study Series ISS 27*, pp. 269-272.

Swain, Hedley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Museum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rdiman, Richard

1993 Present Past: Modernity and the Memory Cri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rant, Jennifer

2009 Emerging Convergence? Thoughts on Museums, Archives, Libraries,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4(4):369-87.



Wang, Yifei, Songshan Huang, and Aise KyoungJin Kim

2015 Toward a Framework Integrating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in Heritage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3(10): 1468-1481.

Waterton, Emma

2009 Sights of Sites: Picturing Heritage, Power and Exclusion.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4(1): 37-56.

Weil, Stephen E.

2014 Rethinking the Museum and Other Meditation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Yates, Frances Amelia

2013 Art of Mem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